

# 毛泽民的故事

陶立之榛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 毛泽民的故事

陶立 之 榛

\*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新疆书店发行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 1/4印张

1978年11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42 定价：0.16元

## 目 录

楔子.....	1
风雨培德里.....	5
进山.....	9
杨老板卖工厂.....	13
新开张的布庄.....	18
难忘的一九三一年.....	20
第一张苏维埃钞票的诞生.....	24
“现洋换钞”.....	28
饿不死的铁红军.....	31
笑眯眯的草鞋部长.....	35
在这座黄土筑成的古城堡里.....	37
新来的财政厅长.....	40
奇特的企业财经会.....	43
法币无“法”.....	45
“周厅长是共产党！”.....	47
伟大的变革.....	49
厅长养病.....	53
“布哈提事件”.....	56
钢浇铁铸的毛泽民.....	58
血染红旗万载飘.....	64

象毛泽民、杨开慧同志，这才是真正的烈士，这就是领袖的家庭。  
——周恩来

## 楔 子

毛泽民同志是毛主席的大弟弟，生于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。他从小在家务农，书读的不多，但能说会算，双手能拨算盘，加上扶犁掌耙，样样农活拿得起、放得下，左邻右舍都竖着拇指夸他是勤劳生产、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。

毛泽民性情诙谐、豪爽，待人诚厚，乡里的人都愿和他来往。每年正月十五，大家都喜欢把龙灯玩到他家里来。遇到这个时候，毛泽民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往外搬，在上屋场的地坪里款待乡亲。平日，别人田里工夫做不赢，他总是跑去帮忙；轮到他做不赢的时候，乡亲们也都跑到他田里来了。

一九一九年十月到一九二〇年一月，在这短短四个月中，毛主席的父母亲相继去世。当时，毛主席正



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，家庭沉重的担子便过早地落在毛泽民一个人身上。从此，毛泽民更加勤俭持家，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
第二年春节期间，毛主席回到了韶山冲。毛泽民心里好高兴呵，他想：这下有主了，家里今后的生活，哥哥一定会重新调摆一下的。

这天，毛主席拍着毛泽民的肩膀说：“泽民，我看你还是跟我出去读书。”毛泽民愣住了，半天，才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要我去读书？那家里没饭吃就莫怪我呀！”很少走出韶山冲的毛泽民，天性是那樣的憨厚，他爱自己的家庭，爱自己的长兄、弟妹。沉重地、默默地担起一家人的衣食重担，是他当时的最大心愿了。他，不能理解哥哥这个决定的含义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毛主席把全家都叫到火塘边，和大家说了半晚的话。毛主席一边用火钳拨着火，一边沉痛地向大家述说着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。于是，毛泽民他们知道了，官僚、地主、资本家的压迫剥削，封建军阀的混战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使祖国处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。再这样下去，中国就要亡国了！毛主席接着告诉大家，光顾自己有饭吃不行，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。怎样才办得到呢？就要走出去干革命，这叫舍小家为大家。

这一晚的谈话，使毛泽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。眼

前的山，闪开了；水，闪开了，毛泽民看到了一个广阔的、崭新的世界！

几天后，毛泽民出发了。他挑着自己随身的行李，跟随着自己敬爱的长兄，迎着初春的朝阳，一步一个坚实的脚步，走出了韶山冲！

还仅仅留恋生他养他的故乡吗？啊！不，毛泽民已经决定把自己深沉的爱分赠给天下每一个受苦的人了！

还仅仅留恋那攥出了指痕印的犁耙吗？啊，不，毛泽民将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贡献到一个伟大的事业中去！——这是一个几万万人之为之奋斗的事业！

## 风雨培德里

一九二五年，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。军阀混战日益加剧，国内革命运动空前高涨。

就在这一年，党和毛主席派毛泽民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并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的经理。

毛泽民带着党的指示，化名杨杰，一顶礼帽，一领长衫，来到了上海的十里洋场。他当时已是一个有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。

毛泽民来到上海，一边和商会拉上关系，一边在新闸路的培德里建立了机关。他重新整顿了党的几个印刷厂，建立了党办的上海书店、长江书店。同时，还同各地的进步书店建立了联系，派一些党员同志到那里工作，把一些进步书籍通过他们销售。一年功夫，毛泽民为党建立健全了一套完整的印刷、出版、发行网。大量的马列书籍、党的刊物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和党的文件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斗争的第一线。敌人惊恐万状，到处搜查。但谁会怀疑毛泽民呢？这位商界闻名的杨杰“老板”，往来于上海、汉口之间，周旋于“商界名流”之中，超脱大度，信誉昭著，比他的“同仁”们都高一筹哩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位杨“老



板”回到家里，竟和“伙计”们围在一张大圆桌上吃饭，说说笑笑，象亲兄弟一般的亲热。

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起义的前夕，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。奉系军阀、伪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了维护他的统治，在上海，象发了疯一般的杀人。有时，一天被杀的市民竟达四十余人。当时，党召集上海各厂工人代表在青云路开会，讨论组织武装纠察队，驱逐奉军，夺取上海的计划。就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傍晚，印刷厂印好了一批传单，必须提前送到青云路去。可是，交通员见形势这样恶劣，有些犹豫。发行部门的负责人发愁了：因为从培德里去青云路，必须经过宝山路口。那里有奉军的大刀队把守，盘查来往行人。这包传单是红绿白三色有光纸印的，十六开一万张，既不好携带又显眼，若交给一位不惯送货的人去送，肯定要捅大漏子。这位负责人苦口婆心地做交通员的工作。这时，毛泽民回来了，他看了看怀表，二话没说，把衣袖一缩，就动手包扎传单，准备亲自送去。

旁边的另一位交通员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他一把抓过毛泽民手中的绳头说：“杨老板，你是领导，你的责任很大，你不能去冒这个险！”

毛泽民说：“同志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？明天一早就要开会，传单必须分给每个厂的同志，战斗就要打

响了！可现在，传单还在印刷厂躺着！”

交通员激动地说：“杨老板，让我去吧！”他见毛泽民轻轻地摇着头，仍在继续包扎传单，急了，忙说：“杨老板，我有办法，真的，有办法！奉军，大都是不识字的大老粗，即使有识字的，在昏暗的路灯下也未必看得清楚，只要态度大方些，是可以闯得过去的！”

毛泽民扎好传单，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！不过，”他用手用力地按在交通员的肩头上，“光有勇于牺牲的决心还不行，要有信心。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，这包传单只能按时送到，决不能出问题！”接着，毛泽民又交待他，“坐人力车去，传单就大大方方地放在膝前。如果敌人问为什么是红绿纸的，你就说是代人家装订基督教的《马太福音》。”

交通员临出门时，毛泽民又叫住了他，轻声地对他说：“先扛到十字路口再叫人力车。记住，不能暴露机关的所在地！”

交通员完成任务回来时，已是午夜时分了，毛泽民仍在桌前工作。交通员有声有色地叙述了闯关的经过，毛泽民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他拍着交通员的肩膀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现在你马上去睡觉，睡得饱饱的。过几天，上海就是我们的了，光布告就有我们印的！”

好了，不说了，快去睡觉！”

在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指挥下，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了！但不久，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，向共产党员和上海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。瞬间，工人阶级用鲜血换来的新上海重新沉沦于白色恐怖之中。好在发行部门和印刷厂的工作人员都是受过革命教育的老同志。唯一使毛泽民不放心的是装订作坊，因为那是一家利用过来的私人工场。

那天，毛泽民去装订作坊联系业务，作坊的傅老板忙把他让进客厅，满脸堆笑，比哪一次都热情。一会儿，傅老板起身出去了，临出门时好象无意似地把房门带关了。毛泽民仿佛听到门上“卡嚓”响了一声。等傅老板的脚步远了以后，毛泽民敏捷地走到门口，轻轻一拉门，糟糕！门被反锁起来了。毛泽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冷静地观察了房中环境，从炉子边上拿来一把铁钳，把临街的木窗撬开，看看四处人，便跃身而出。他扶正头上的礼帽，掸掉长衫上的灰尘，倒背着双手，大摇大摆地消失在十里洋场的人海深处。

等到傅老板叫来警察，毛泽民早已无影无踪了，结果反挨警察骂了一声“混蛋”，搨了两记耳光，讨了个没趣。

## 进 山

毛泽民在上海没法呆下去了，党把他派到了汉口。可是，没过多久，披着国民党“左派”外衣的汪精卫公开背叛了革命。汉口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

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了。

汉口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毛泽民和党失去了联系。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啊！他饭吃不下，觉睡不香，第一次感到自己无依无靠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毛主席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，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，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的消息传来了。毛泽民高兴极了。他来回在屋子里走着，用力地搓着手，嘴里自语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党有救了！”他决定马上到井冈山去找毛主席。

几天后，他组织了一批被打散的同志，带上武器，就动身了。毛泽民化装成犬商人，鼻梁上架起墨镜，坐上轿子，带着一队人，浩浩荡荡地朝井冈山进发。

好不容易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地方，突然，前面传来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接着，从树丛里跳出十几个穿着杂色服装的团丁。

前面领队的同志赶紧迎上去：“我们老板进山办



山货！”

那面一个瘦高个团丁阴阳怪气地叫道：“好哇，办山货办到匪区来了，八成是通共匪的！弟兄们，给我搜！”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前面的同志都嚓地一声把短枪亮出来了。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黑洞洞的枪口，双方僵持住了。

团丁后面，锣噹噹地响了起来。顷刻，四乡都响起了报警的锣声。

前面，一扇粉墙大院的门打开了，跑出来一片黑鸦鸦的持枪的团丁。

如果双方动起手来，形势对我们是很不利的。毛泽民冷静地想了想，从容地跨出轿子，傲慢地走到前面，厉声喝道：“放下来！都放下来！真是乱弹琴！”他朝那个瘦高个挥了挥手说：“去去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。”

这时，一个穿马褂、斜背着盒子枪的家伙，带着一大帮团丁赶来了。瘦高个团丁马上迎去躬着腰说：“老爷，这伙人说是进山办山货，还带着枪。”

“老子是带着枪，怎么样？”毛泽民的口气越来越硬。

那个背盒子枪的一双贼眼在毛泽民身上逡来逡去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兄弟受命管理这带团

防，盘查来往行人，老兄可有通行证？”

毛泽民骂咧咧地说：“老子愿意到哪就到哪，要通行证？找汪精卫要去！”

前面的两个同志故意小声地对一个团丁说：“我们杨老板在汉口可是这个！”他竖起一只大拇指，“谁惹得起他？你们弄烦了他，吃不了也得兜着走！”

那个背盒子枪的在旁边听这么一说，更摸不着毛泽民的底细了。只好陪着笑说：“兄弟公务在身，不好徇私，请老兄在我家少住几日，决不敢为难，决不敢为难。”

这样，毛泽民和同志们就被这伙地主武装软禁在一个大院里。毛泽民估计这伙地头蛇怕来头大的，又摸不清他们的底细，嘱咐同志们沉住气。他自己今天要吃燕窝，明天要吃鱼翅，摔盘砸碗，闹得地主家里六畜不安，嘴里还不时地骂着：“过几天等着看家伙！”那个挎盒子枪的被闹得没法，又找不到破绽，只好躬着身把毛泽民他们送了出来。临走，还一个劲地赔不是：“兄弟受命设卡，前面是匪区，任何人都不能通行。兄弟没有两个脑袋，不敢造次，请老兄原谅。”

毛泽民用鼻子哼了哼，坐上轿子，前呼后拥地走了。他带着同志们又转了几个地方，都没能闯进山去，只好失望地回到上海。

## 杨老板卖工厂

毛泽民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，重新担任了出版机关的领导工作。

当时的上海，白色恐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国民党的宪兵、“包打听”，象疯狗一样的四处乱窜。在这种环境下开展工作是多么困难啊！

毛泽民在上海滩扎下来了。为了搅乱敌人的视听，他的机关经常调换地方。但是，不管他如何警觉，“包打听”还是发现了他工厂里的共产党宣传品。一场浩劫降临了。

这是一九二九年的一天傍晚，毛泽民正在账房里清理账务。突然，门外的车间里嚷成一片。毛泽民从门缝里一瞧，糟了！车间里站满了国民党宪兵；门口，执枪的便衣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涌。毛泽民操起一袋党的经费，迅速地打开临街的窗户。但，他又站住了：不能走呀！自己的公开身份是老板，老板走了，下面的工人同志肯定要受累。再说，印刷厂是党的宝贵财产，把机器抄没了，将来再买进来就困难了。一定要想办法。他冷静地把钱放回原处，从容地打开了房门。门外，四、五支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他的胸口。



一群“包打听”一窝蜂似地窜进了账房，一顿乱翻，但，一无所获。结果，把那五百块光洋一个不剩地拎走了。

当敌人押着毛泽民朝外走时，毛泽民转身对一个便衣头目说：“一人犯法一人当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有什么问我好了。这些工人兄弟是我雇来的，他们不过是赚点钱糊口，与他们无关。”

敌人抓着了毛泽民，以为拣了块活宝，那里还顾得了别的人。那个便衣头目把手一挥，把工人全放了。于是，那几十号人把毛泽民裹在中间，得意忘形地走了。

敌人把毛泽民带到了一家旅馆，关在四层楼的一间房子里。敌人把房门卡嚓一下锁上，留下两人在门外看守，其余的都叽叽呱呱地下楼去了。

毛泽民估计了一下形势：看来敌人并没有摸着他的底细，要不，会直接送他到警备司令部去，而不会关在一家旅馆里。现在敌人手中唯一的把柄，就是他车间里的党的宣传品，这个还是好对付。天黑下来了，毛泽民的办法也出来了。

一会儿，几个宪兵打开门，把毛泽民押到另一间房子里。

房门对面的一张桌子后面，坐着一个肥胖的国民党宪兵军官。他上下把毛泽民打量了半天，才慢吞吞